

上海聞人黃金榮（一）

萬墨林

黃金榮，字錦鏞。清末民初至民國十六年清黨，在上海這一中國第一的大都市中，是位首屈一指的聞人，提起他的大名，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當年，滬上赫赫有名的三大亨：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三者之間，出道最早，當家最久，地位最高，影響力最大，以黃金榮為首，因此，他有個外號，叫「衆家老闊」，一般人簡稱他為「黃老闊」而不名。

他曾在滿清時代，于上海法租界，擔任過保護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重責，又曾在民國初年，掩護並且營救過許多從事秘密工作的革命黨人，包括先總統蔣公在內。

他在巡捕房裏，有一批精明能幹的部下，在家裏又有一批肝膽相照，以師父相稱的俠義弟子，他的組織聲勢浩大，不可一世。曾擁有武裝力量的共進會，協助國民黨革命、清黨；又先後偵破過無數轟動一時的巨案，如民國二年親手擒獲暗殺革命前輩宋教仁的兇手，民國十二年冒險登山東抱憤咽說服臨城規車案匪酋孫美瑤釋放中外籍肉票，都是名揚國際的史實。

半世紀以來，黃金榮的故事，遐邇傳誦，大

家都很熟悉，但若要在圖書館裏，找一本完整而有系統的「黃金榮傳記」或「回憶錄」一類的書，却難之又難。

這裏，憑我早年與黃金榮相識的關係和杜月笙先生親口告訴我有關黃金榮的故事，以及黃金榮的媳婦李志清女士，長孫黃起予先生親口提供的珍貴資料，參照中外圖書出版社有關黃金榮先生的書籍，綜合考證、編纂，撰成本書，歷時兩年，始克完稿，敬請讀者指教。

捕快世家三代相傳

茲先從他的家世、出身說起。

黃金榮先生的身世相當奇特，他的家庭，可以說是民國前後唯一的捕快世家。黃金榮的祖父、父親，全是衙門裏的捕快出身，傳到他已經是第三代了。

捕快這個行業，自古以來，都是帶點神秘傳奇性質的。試看古往今來的小說說部，就很少詳細描寫過捕快這種人物，偶或有之，也無非是俠客、忠僕，幫助好官或明主，冒險犯難，明查暗訪，緝拿兇犯，破獲疑案。如施公案中的黃天霸，包公案中的張龍、趙虎、王朝、馬漢。這些人

，完完全全是客串性質，跟歷朝歷代，州府郡縣，無時不有，無地不在的專業化捕快，截然無關。

事實上，自古及今，當一名專業化的捕快，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各朝各代的統治階級裡面，捕快是和大千世界，芸芸衆生，接觸最多，關係最密切的人物。他是一應罪犯的剋星，更是平民百姓的安全保障。捕快很有點像現代的警察，但是比現代警察責任更重，權力更大。也許，誇張一點的說法，當一名捕快，要比三考出身的大官更難。從前的人即令中到狀元，充其量也不過讀破幾百卷書，寫上百十篇文章。但擔任一名捕快呢，却需要極靈活的頭腦，够敏銳的觀察力，相當廣泛的交遊，以及足以擒伏盜賊的武功。三教九流，無所不曉，天文地理，無所不通。不然的話，難以勝任還是小事，一個疏忽缺失，或是碰上不易偵破的案子，說不定連身家性命，都會白白送掉的。君不見一些舊小說中，做官的老爺，坐在公堂上，經常驚堂木一拍，吩咐捕快們說：

「限你們三日之內破案，否則提頭來見。」這項差使，真不是一般人能幹得下來的。

黃金榮，並不是上海市人，他原籍浙江紹興，他的祖父，就在紹興縣城裏當一名捕快，因着環境的影響，黃金榮的父親黃炳泉，從小膽子就不小，及至長大，更有膽識和魄力，為人慷慨豪爽，樂於交友結義，一些江湖上的三教九流朋友，他都與之有良好的交情，真可說天生就有做捕快的能耐。

太平天國軍興，長毛作亂，黃金榮的祖父，因紹興城陷而去世。黃金榮的父親黃炳泉便拖家帶眷，逃離家鄉，先到上海的浦東，及後又遷到蘇州，經由朋友的介紹，在蘇州的知府衙門裏，也做起捕快來，專司緝捕盜賊，可說繼承了父業。

黃炳泉夫婦，前後一共生了三子二女。

長子很早就夭折了，老二是個女兒，黃金榮是老三，當時，他的父母深恐他也養不大，跟他哥哥一樣早夭，特地把他寄名在一座廟裏，給他取了個小名叫「和尚」，從小寵愛有加，吃他母親的奶，一直吃到六歲才斷奶不吃，黃金榮下面，還有一個弟弟，一個妹妹。

黃金榮出生的日子，是在公元一八六八年（清同治七年，亦即民前四十四年）的陰曆十一月初一日，時辰不詳。生肖屬龍。

黃金榮的幼年，是在蘇州長大，當時，捕快的收入，大概還不錯，所以，他的童年過得相當快樂，有吃有喝，生活一點也不用發愁，到了就學的年齡，父母就送他上學堂去唸書，但他對讀書，似乎並不發生興趣，父母因從小溺愛慣了，也就只好由着他去，任他東游西蕩，也不去管他。

麻皮金榮綽號由來

黃金榮幼年曾經出過一場天花，那時候的醫學不太發達，小孩子也不種牛痘，一旦染上了「天花」，臉上就會長出一粒粒的膿痘來，若醫治不當，就很可能丟了小命。當時黃金榮的父母，深恐這第二個兒子，也步上第一個兒子的後塵，請了不少的名醫，花了無數的金錢，最後總算保住了「和尚」的命，但在他的臉上，却留下了不少麻疤，也就是成了一個「麻子」，……後來，黃老闊在上海灘上叱咤風雲的時候，許多人在背後，都叫他「麻皮金榮」，也就是這個原因。

黃金榮的父親，喜歡平劇，平常閒暇無事的時候，就把金榮帶到戲館裏去聽戲，那個時候，電影還沒傳入中國，一般人的娛樂，就是去戲館看戲，要不就是去書場聽彈詞和說大書，金榮那時年紀還小，彈詞說大書都聽不懂，也就引不起興趣，看戲有一些連本戲，如「血滴子」、「火燒紅蓮寺」，一本接一本的接續演出，就如同現在電視上的連續劇一樣，可以看得使人入迷，因着經常聽戲、看戲，慢慢的他也學着唱戲，使平劇在他的一生中，佔了極為重要的一頁。

黃金榮大概十二、三歲的時候，他的父親黃炳泉，不知是爲了什麼原因，開始厭倦了「捕快」這一項職業，大概一、二十年的辛勞，已積下了一些錢，他帶了太太，以及二個兒子、二個女兒，舉家離開了蘇州，搬到已開闢爲商埠的上海市去另謀發展，在法租界買下了房子，定居下來。

他打算改行，做生意，以便自己有更大的作爲。但上海這一個地方，雖說自五口通商以來，各國的商船不斷開來，確有不少生意可做，但治安情況並不好，滿清政府在上海雖設有道尹衙門，但衙門裏的老爺，大半都很怕事，因那時上海設有法租界、公共租界；一些外國人在租界上耀武揚威，滋酒鬧事，中國的官吏根本就奈何他們不得，中國人要在租界上規規矩矩做生意，不受外人欺侮者，少之又少。

黃炳泉做生意不成，結果，沒多久，依然進了衙門，幹起老本行來。這時，黃金榮的姐姐已長得亭亭玉立，在那個時代，流行早婚，一般少男少女，十六七歲或至多十八九歲，就都已成家結婚，那像現在，女孩子到了廿八、九歲，還沒婆家，也不算稀奇。

黃金榮的姐姐，嫁給了一個裱畫店的老闆，家境雖不十分富有，但日子還是過得非常舒適的。黃金榮和他姐姐的感情很不錯，常去姐姐家，看他姊夫，怎樣糊裱字畫，這也是一種專門性的技術，一般人沒有學過是做不來的。

因着常與字畫接近，黃金榮也喜歡提筆寫毛筆字，十六歲那一年，過舊曆春節，家家戶戶都喜歡在家裏貼春聯或是把單張的「福」字，「春」字，倒過來貼，圖個吉利，黃金榮因擅長寫一尺見方的「福」字，小小年紀，就開始賺進一生的第一筆錢，使父母爲之在親友面前興奮不已。兩位老人家覺得這個兒子，既然經常喜歡往姐姐家跑，又愛寫字，就乾脆有意要他去裱畫店

做學徒，學得了一技之長，將來生活，就可以不用發愁，自己做了一輩子的捕快，幹一行，怨一行，不想兒子也走上這條路。

放棄學徒隨父跑腿

黃金榮聽了父母的話，高高興興的正式到姐夫家當裱畫店的學徒去了，認真的學習着一些裱糊字畫的基本技術。

但是，他天生不是一個裱糊匠的料，學了沒幾個月，他就開始厭倦起來，再就是他天生一副傲骨，性格十分倔強，什麼事，稍不合他的心意，就合則留，不合則去。

有一天，因為姐夫說了他幾句，他憋不下這口氣，袖子一甩，說走就走，姐姐再怎麼留他也留不住，這樣，就結束了他的學徒生涯。

父親似乎很欣賞兒子這種大丈夫的氣概，見他回家來，並未加以苛責，就由他留在自己的身邊，做一名助手，有一些跑腿的事，就交給他去辦，緣於他人小，不容易引人注意，加上他頭腦靈活、聰敏、能隨機應變，慢慢的，傳遞消息、盯梢、追蹤；黃金榮成了他父親手下最得力的一個小線民。

十八歲那年，黃金榮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安排下，與仇（音掌）家的一位姑娘，正式結婚成了親。

婚後第一年，生了個女兒，四年後又生了個兒子，因為家境富裕，衣食不用耽心，仇氏就整日迷戀賭博，不理家務，金榮又經常在外面跑，夫婦之間的感情，並不十分融洽。

自遜清道光廿三年（一八四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五口通商，上海開埠以來，上海灘上，先後有了英、美、法三處租界的設立，期限各為一百年，各國的洋人，紛紛來到這兒做生意、買賣，也有來觀光度假、傳教、開設醫院的，更有的經營走私販賣毒品黑貨等勾當的，可謂五花八門，不一而足。

到了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英、美兩租界合併成為公共租界，使上海劃分為二個勢力範圍，一是法租界，一是公共租界。兩個租界均設有工部局與公董局，是兩個租界的最高行政機關，起先，在租界上居住的外僑，胥賴組織民團，維護治安，但民團的力量有限，人數也少，一些奸兇、盜賊、亡命之徒，根本不把他們放在眼裏，因而有些較富有的外國僑民就花錢私人僱用保鏢，保障其私人的安全。

光緒廿六年，拳匪興起作亂。上海租界地區的外僑，個個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法國總領事白藻泰、公董局總董白爾為確切保護其僑民的身家安全，七月廿七日從安南僱來了廿九名安南巡捕，正式成立法租界巡捕房。

租界華探第十三號

巡捕房是成立了，但從安南僱來的這批外國職業巡捕，雖說個個人高馬大，對宵小有嚇阻之作用，但因他們不懂中國話，也不會說中國話，執行任務起來，緣於語言不通，處處格格不入。為此，白藻泰和白爾，又訂立了一項制度，就是除了安南巡捕以外，再設置了華探十三名，由中

國人來擔任，這樣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發生糾葛或紛爭時，處理起來，就不再會發生語言上的困難。

這十三名華探，又名「探目」，或叫「包打聽」，每人發給「巡捕卡」一張，亦即所謂「工作證」，編號從一號到十三號，老上海叫「捏卡的人」從十三號卡到一號卡，依序遞升，作為權威的標誌，此中，當然以「一號卡」的資格最老，威勢最大。

當時捏一號卡的華探，名叫徐安寶，綽號人稱：「大塊頭」，因其體格魁偉，噸位特重之故，徐安寶在上海低下層社會，十分吃得開，人既凶狠，辦事也很麻利，宵小之輩，遇見了他，如避蛇蝎，誰都要怕他三分。

徐安寶和黃金榮的父親黃炳泉是多年的好朋友，他有意請炳泉來襄助他，一起工作，但炳泉已年紀老邁，再無這份雄心，當即把在自己身邊調教了十年的兒子黃金榮薦舉給他，這一年黃金榮已經卅二歲，年輕力壯，如初生之犢一般，在法租界各公共場合混得很有名目，三教九流各階層的朋友，更是彼此之間結交了不少，徐安寶也深信有其父必有其子，就一口答應把金榮拉進了巡捕房，給了他一張十三號的巡捕卡，從此，黃金榮開始了他的探目生涯。

在巡捕房工作的華探，待遇非常優厚，法國人方面為了確保租界上的安寧，希望這十三名華探，個個以此為終身職業，訂有每工作滿五年，即加俸紋銀五兩的規定，開始起薪是四十兩，二十年後即可月支紋銀六十五兩之多。在那個時候

，向稱薪俸優厚的清清新軍，一名領官（連長）的月薪，也不過五十兩而已，而清清新軍一名領官的職級，是與直隸州的「知州」相等的，屬於正五品官，比正七品「知縣」還要高兩級。

執行政令權勢很大

除了待遇優厚以外，巡捕房華探的權勢還特別的大。這是因為法國人和安南巡捕，都不諳華語的關係，使他們居於特殊的地位，除了外國人，一般人落在他們手裏，還不都是聽他的，他們正好挾洋人以自重，驅使華籍居民，因此，除了警奸察究、除暴安良，維持地方治安以外，他們更兼負推行政令的責任。

那個時代，滿清政府的上海道尹衙門設在大東門內。大東門外有一條護城河，一直到法租界外灘，那一帶便是早年上海的商業中心，繁盛市廛的「十六舖」。

十六舖原來是中國人的地界，並不屬於法租界，這一帶碼頭林立，商號鱗次櫛比，幾乎所有華洋輪船出入上海，都是十六舖為停泊處。華洋各航運公司的艘艦巨舶往來頻繁，旅客、船員、苦力、水兵，摩肩接踵，經常途為之塞。每天從早到晚，都是熙熙攘攘，車水馬龍，絡繹不絕，進出的旅客和貨物，不知凡幾。可是，上海道尹衙門，或許因為不願與外國人接觸，或是心存畏懼怕外國人，不敢管這一處寸土寸金之地，任讓法國人，在那兒大發其洋財。

光緒卅四年（一九〇八年），法租界開始通行電車，一條電車軌道直貫大南門，上海縣的護

城河全都填平了，十六舖更成了三不管地帶，在法國人的鼓勵與支持之下，華探們的勢力，一天比一天壯大起來，有勢就有財，個個都不可一世，神氣非凡。

三光碼子與聚寶樓

法租界巡捕房的華探，在十六舖管事、辦案，就體制而言，十六舖是華界，似乎有點越界，不好太過份的明目張膽，但因着有法國人撐腰，加上滿清的官員又怕事不管，所以照樣任所欲為，他們在十六舖公開的私設公堂，刑詢犯人，一方面招兵買馬，吸引不少手下的助手，形成一股勢力，神通廣大的大撈油水，個個發了大財。

當時，黃浦灘上出現了兩個特別名詞：「三光碼子」與「聚寶樓出身的人」。

所謂「三光碼子」，「碼子」是泛指一般男性小人物而言，親切中帶點狎昵的意味，猶如，「你這個人」，上海話叫做「儂迭格碼子」，又如「壽頭碼子」，意即「傻瓜」；「朝陽碼子」，指「店老闆」；「掃青碼子」謂「剃頭師傅」，亦是「理髮師」。「三光碼子」者，華探的助手是也；所謂「三光」，是指他們不拿薪水，沒有職銜，也不捏卡，在巡捕房的花名冊上，根本就沒有他們的名字，他們完全是以「私人」的身份，奉了華探之命，不舍晝夜，不避艱險的，為華探們辦事跑腿，表面上看來，這些人不拿錢工作，豈不是神經病嗎？事實上不然，他們只要奉了華探之命去辦事，一般平民百姓，都要賣他們的賬，因為他們可以隨便抓人、動刑，只要他們

說一聲：「跟我到巡捕房去一趟！」誰也不敢向他要「巡捕卡」拿出來看一看，個個嚇得屁滾尿流！所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這一批人，雖不拿薪水，但個個手頭寬裕、衣食無憂，還經常有錢孝敬華探，深怕他們不要自己做這樣的助手呢，你說奇怪不奇怪！

所謂「聚寶樓出身的人」，便是華探與這些三光碼子的合稱。「聚寶樓」是由華探們出資，開設在十六舖黃浦江畔的一座茶館，設有卅二副白木座頭，這便是華探和三光碼子，每天經常碰頭會面，以及休憩、問案、辦事聯絡的所在。分明是黃浦灘上最著名的的一個公共場所，但却不是普通一般人所能進得去的。

法租界巡捕房的十三個華籍「捏卡的人」，和他們手下有點頭臉的「三光碼子」，在聚寶樓都有他們固定的座位，實際上聚寶樓等於成了他們的辦公室，茶座就是他們的辦公桌，這些辦公桌上，都設有不少特別的機關，如像桌子底下的手鐐、板凳腳上的夾棍，還有銅撈指、鐵螺絲釘、小釘板、鋼鑿子……形形色色，一應齊全。華探把嫌疑犯帶到這裏，表面上是來喝茶聊天，兩人面對面坐下，雙方的兩手都放在桌面底下，跑堂茶館照樣沏上茶來，就此開始問話，若是嫌疑犯不肯吐實，桌底下就不客氣了，經常受刑不過，犯人會一聲慘呼地叫了起來，問案的華探就會嬉笑着說：

「朋友，識相點，還是說老實話吧，像這樣皮肉受苦，何必呢！」

這時，這些犯人多半受刑不住，就全招出來

了。

手下大將徐福生等

黃金榮當時在華探中，是年紀最輕，資歷最淺，但是他對於辦案子，問口供却很有手段，一些盜竊慣賊遇上他，沒有一個不乖乖就範的。他辦案不穿號衣（制服），經常喜歡穿一件長袍，既不帶手鎗手鐐，也不去巡捕房上班，每天早晨九、十點鐘起床，盥洗完畢，着好衣裳，就悠悠哉哉去到聚寶樓，他固定的茶座上一坐，自然很快就有他手下的一些「三光碼子」跑來向他請安、打招呼、談公事、講斤頭、交換情報、聽候吩咐。

縱有什麼大案子發生，他聽過助手報告，很快就能抓住問題中心，吩咐手下人去怎麼辦？自己根本無需出馬，緣於他能料事如神，手下的眼線又多，一句話吩咐下去，說不定不到一個時辰，案子就破了，犯人已抓到了面前，這一點，使法國人不得不對他佩服萬分。

他手下最得力的一位「三光碼子」，名叫徐福生，是位文武全才的狠客，他追隨黃老闖忠心耿耿，三四十年如一日，可稱得上黃金榮手下第一員心腹大將。他的組織能力很強，把抓來的慣竊、小強盜，一一納入掌握，無論是犯了什麼錯，辦起案來總給他們留一點餘地，使他們不但不怨恨，反心悅誠服，以後上面交下來的案子，能很快追回贖物，也就不再深究，能拖的就拖過去，這樣，這些人都成了黃老闖的眼目，不論在輪船上、碼頭上、各公共場合，他們照樣可以混

生活，只要做得不過份，黃老闖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放他們一馬，一旦真有了什麼麻煩事，只要是黃老闖交代下來一句話，無不立刻辦妥。

兩年下來，黃老闖在十三個華探中，成了個最受人注目的人物，別人破不了的案子，交給他一定有辦法破；別人追不同的失物，只要問黃老闖，再是價值連城的稀世寶物，也能在一、兩天之內，物歸原主，這樣，無形中使他覺得自己要比別人高上一籌，不免趾高氣揚，有些目空一切起來。

拜年被諷一怒辭職

民前十年的陽曆元旦，按照法國巡捕房的外國規矩，十三名華探都要到外國頭腦家裏去拜年請安。

別的華探都穿得很樸素，故作寒酸，表示他們平素一清如水，不會私下搞錢，唯有黃金榮，鮮衣怒馬，派頭十足，穿了一件簇新絳紫緞圍花長袍，外罩一件一字橫襟湖色綢馬褂，滿面春風的到了法捕房總巡費奧禮的家裏，拜年如儀。殊不知費奧禮，大概平時聽了別人背後說了些黃金榮的閒話，一見黃金榮這身裝束，便冷譏冷嘲的說道：

「嘿，你穿得這麼漂亮呀！」

黃金榮聽了不大開心，就振振有詞的說：「穿漂亮點，有什麼不好，是你自己說的，我們做探目的要化裝辦案，什麼衣裳都可以穿的呀！」費奧禮懂的中國話不多，看黃金榮一本正經

的反駁，以為他有意頂撞，他不給自己面子，立即扳起面孔來說：「不行，不行！」

「有啥不行！」黃金榮年輕氣盛，他那種倔強性格又來了，爲了不願在別的華探面前這樣丟人現眼，他不肯示弱的向費奧禮還以顏色的說：「你說不行，我從今天起，不吃你的飯總可以了吧！」

說完，從懷裏摸出那張十三號巡捕卡當場填給那外國總巡費奧禮，頭也不同，一轉身，像早幾年掉頭離開他姐夫的裱畫店一樣，拂袖而走了。

黃金榮因拜年言語衝突而與洋人鬧翻；一氣之下，也不想再耽在上海灘，就帶了他的心腹大將徐福生，綽號叫「鬧天宮」，一同坐上火車，到兒時舊遊之地蘇州去散散心。

在蘇州，他有不少老朋友，其中有一個最要好，便是往後人稱「蘇州杜月笙」，那時當上了蘇州商會會長的劉正康。

黃金榮到了蘇州，就先住在劉正康家裏，手下徐福生則去一家茶館店裏，權充跑堂。過了一陣子，因他一向對平劇有興趣，就在盤門外青陽地買下一幢房子，由蘇州的朋友幫忙裝修一新，開了一井老天宮戲館，做起戲館老闆來了。因着經營得法，獲利頗豐，他不吃糧當差，日子照樣過得很不錯。

大概是緣份來了，在這一段日子裏，使黃金榮認識了第二號夫人——林桂蓮女士。兩人很快就正式結縭，從此給黃金榮事業上，添了個强有力的幫手。桂蓮姐長得矮矮瘦瘦，常年脂粉不施

，衣着素淨，而且剪的是清湯掛麵式的短髮，乍看起來，貌不出衆，語不驚人，但處理起事情來，却十分有頭腦、有辦法。

副總巡到蘇州勸駕

正當黃金榮在蘇州公私兩方面均春風得意，笑逐顏開之際，有一天，上海巡捕房捏洋探二號卡的副總巡費信惇，却專程來到老天宮戲館找黃金榮。兩人見了面，費信惇開門見山的向黃金榮說：「自從你走了以後，這幾個月裏，法租界的竊盜案，一日數起，層出不窮，而且事到如今，連一件都沒有破獲，費與禮總巡非常着急，他知道你對竊盜最有辦法，所以特地請我來，務必要把你再請回上海去！」

黃金榮當時沒有馬上答應，推說要和太太商量以後，才能作決定。林桂蓀究竟頭腦不簡單，眼珠一轉，計上心來，她要黃金榮不妨端端架子，拿個驕，跟法國人說，目前他在蘇州開戲館班，底業已組成，營業又相當的好，一時拋它不脫爲詞，婉謝法捕房的美意。一面暗中派徐福生回到上海，要一些江湖上的朋友，把握時機，再多做幾件大案子，但得手的贓物，必須妥爲保存，等他回來處理。在京戲館方面，排出新戲，在賣座上掀起高潮，暗中囑託商會會長劉正康，找到合適的買主，準備高價脫手。林桂蓀的計謀，果然被其料中，費信惇鐵羽而歸未久，又十萬火急的從上海趕來蘇州，這次帶了費與禮的口信來說，法租界竊盜案與日俱增，如火如荼，巡捕房方面吃盡了上級的埋怨，無論如何非黃金榮回去不可。

這一同，黃金榮該回去了。但桂蓀姐勸他，不妨再拖一拖，不怕他不來三顧茅廬，三請諸葛亮。黃金榮聽了床頭人的話就答覆費信惇說：「總巡和副總巡的盛意，至爲感激，祇不過人往高處走，水向低處流，我在蘇州開戲館，一個月可以穩賺三五百兩銀子，又有着新組成的戲班，一時之間，這個包袱，委實很難使我脫身，萬不得已，還得請總巡和副總巡多多諒解。」

三度敦請六個條件

費信惇未能達成任務，只能悵然而回，但隔不了幾天，法租界的竊盜案越鬧越烈，費與禮被弄得焦頭爛額，走投無路，就主動提出六項優惠條件，派費信惇三度來到蘇州敦請黃金榮務必接受邀請，快馬加鞭，回到上海巡捕房去。這六個優惠的條件如下：一、破格晉級。二、額外加薪。三、今後黃金榮在上海法租界辦案，法國人不得與聞與問。四、特准黃金榮以捕房華探的身份，在法租界開設戲院，用以安置黃金榮在蘇州組成的班底。五、在黃金榮回到上海以前所發生的盜竊案，只追贓，不抓人。而且祇須追回新近發生的幾件重大盜竊案的部份重要贓物。六、保證黃金榮的華探爲終身職，除非黃金榮自己已不幹，法國政府決不斥退。

黃金榮把這六項條件說給桂蓀姐聽後，兩人相對大笑，這還有什麼猶豫呢，他們風光非凡的回到了上海灘，蘇州的那引京戲館也順利的脫手，轉售給了他人經營。

黃金榮這一次由蘇州再回上海巡捕房，聲勢派頭，可就與前大不一樣了，法國人前倨後恭，對之供如上賓，而黃金榮投桃報李，一回到上海，立即拿出顏色來，把幾件法國人棘手難破的盜竊案，在最短的期限內，輕輕鬆鬆的全都偵破，一些珍貴的失物、贓物，也全部原物追回，使法國人不得不由衷的表示佩服。法國巡捕房的總巡、副總巡一致認清了一項事實，就是法租界的治安，唯有黃金榮在，可以確保無事，否則誰也頂不下去。使黃金榮在法捕房的地位，穩如磐石，屹立如山。黃金榮從捏十三號卡的探目開始，步步高升，一直做到捏一號卡的華籍總探目督察長，一帆風順，沒有遇到任何的周折。

一直到民國十六年，他年滿六十歲堅請退休時爲止，在法國巡捕房，前後整整幹了廿八年之久。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爲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捌佰元（折合美金貳拾壹元連郵費在內），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省錢、省時、更省事。